

經部

五禮通考卷十一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十一

圜丘祀天

舊唐書肅宗本紀乾元元年四月甲寅上親享九廟遂有事於圜丘翌日御丹鳳門大赦天下　六月己酉初置太乙神壇于圜丘是日命宰相王璵攝行祠事

唐書肅宗本紀上元二年九月去上元號稱元年以十一月為歲首月以斗所建辰為名元年建丑月辛亥有事于南郊

冊府元龜 元年建子月詔曰皇王符瑞應協于靈祇典禮廢興式存于禋告頃以三代正朔所尚不同百王徽號無聞異稱顧兹薄徳思創常規爰因行慶之日將務惟新之典而建元立制冊命歷符受于天地祖宗申于百辟卿士今既循諸古法讓彼虛名革故之宜已宣于

臣下昭報之吉未展于郊廟因時備禮擇日陳誠宜取
來月一日祭圜丘及太乙壇建丑月辛亥朔拜南郊祭
太乙壇禮畢還宮
唐書代宗本紀廣德二年二月乙亥有事于南郊
圖書集成代宗廣德二年有事南郊從獨孤及議卒以
太祖配天
舊唐書禮儀志天寶十載五月已前郊祭天地以高祖
神堯皇帝配座寶應元年杜鴻漸為太常卿禮儀使員

外郎薛頎歸崇敬等議以神堯為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不得為太祖以配天地太祖景皇帝始受封于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請以太祖景皇帝郊祀配天地告請宗廟亦太祖景皇帝酌獻諫議大夫黎幹議以太祖景皇帝非受命之君不合配享天地二年五月幹進議狀為十詰十難曰歸崇敬薛頎等稱禘謂冬至祭天于圜丘周人則以遠祖帝嚳配臣幹詰曰國語曰有虞氏夏后氏俱禘黃帝商人禘舜周人禘嚳俱不言祭昊天

于圜丘一也詩商頌曰長發大禘也又不言祭昊天于圜丘二也詩周頌曰雝禘太祖也又不言祭昊天于圜丘三也禮記祭法曰有虞氏夏后氏俱禘黄帝殷人周人俱禘嚳又不言祭昊天于圜丘四也禮記大傳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不言祭昊天于圜丘五也爾雅釋文曰禘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于圜丘六也家語云凡四代帝王之所郊皆以配天也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于圜丘

七也盧植云禘祭名禘者帝也事尊明禘故曰禘又不言祭昊天于圜丘八也王肅云禘謂于五年大祭之時又不言祭昊天于圜丘九也郭璞云禘五年之大祭又不言祭昊天于圜丘十也臣幹謂禘是五年宗廟之大祭詩禮經傳文義昭然臣見禮記祭法及禮記大傳商頌長發等三處鄭玄注或稱祭昊天或云祭靈威仰臣精詳典籍更無以禘為祭昊天於圜丘及郊祭天者審如禘是祭之最大則孔子說孝經為萬代百王法稱周

公大孝何不言禘祀帝嚳於圜丘以配天而反言郊祀
后稷以配天是以五經俱無其說聖人所以不言輕議
大典亦何容易猶恐不悟今更作十難其一難曰周頌
雍禘祭太祖也鄭玄箋云禘大祭太祖文王也商頌云
長發大禘也玄又箋云大禘祭天也夫商周之頌其文
互說或云禘太祖或云大禘俱是五年宗廟之大祭詳
覽典籍更無異同惟鄭玄箋長發乃稱是郊祭天詳玄
之意因此商頌禘如大傳云大祭如春秋大事于太廟

爾雅禘大祭雖云大祭亦是宗廟之祭可得便稱祭天乎若如所說大禘即云郊祭天稱禘即是祭宗廟又祭法說虞夏商周禘黄帝與嚳大傳不王不禘禘上俱無大字玄何因復稱祭天乎又長發文亦不歌嚳與感生帝故知長發之禘而非禘嚳及郊祭天明矣殷周五帝之大祭羣經衆史及鴻儒碩學自古立言著論序之詳矣俱無以禘為祭天何棄周孔之法言獨取康成之小注便欲違經非聖誣亂祀典謬哉其二難曰大傳稱禮

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者此說王者則當禘其謂祭法虞夏殷周禘黄帝及嚳不王則不禘所當禘其祖之所自出謂虞夏出黄帝殷周出帝嚳以近祖配而祭之自出之祖既無宗廟即是自外至者故同之天地神祇以祖配而祀之自出之說非但於父在母亦然左傳子産云陳則我周之自出此可得稱出於太微五帝乎故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也及諸侯之禘則降

於王者不得祭自出之祖只及太祖而已故曰諸侯及其太祖此之謂也鄭玄錯亂分禘爲三注祭法云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一也注左傳稱郊祭天以后稷配靈威仰箋商頌又稱郊祭天二也注周頌云禘大祭大於四時之祭而小於祫太祖謂文王三也禘是一祭元析之爲三顛倒錯亂皆率胸臆曾無典據何足可憑其三難曰虞夏殷周已前禘祖之所自出其義昭然自漢魏晉已還千餘歳其禮遂闕又鄭玄所説其言不經先儒棄

之末曾行用愚以為錯亂之義廢棄之注不足以正大典其四難曰所稱今三禮行於代者皆是鄭玄之學請據鄭學以明之曰雖云據鄭學今欲以景皇帝為始祖之廟以配天復與鄭議相乖何者王制云天子七廟玄云此周禮也七廟者太祖及文武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據鄭學夏不以鯀及顓頊昌意為始祖昭然可知也而欲引稷契為例其義又異是爰稽邃古洎今無以人臣為始祖者惟殷以契周

以稷夫稷契者皆天子元妃之子感神而生昔帝嚳次妃簡狄有娀氏之女吞玄鳥之卵因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大功舜乃命契作司徒百姓既和遂封於商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此之謂也后稷者其母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為帝嚳妃出野履巨跡歆然有孕生稷稷長而勤於稼穡堯聞舉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大功舜封於邰號曰后稷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履帝武敏歆居然生子即有邰家室此之謂也舜禹

有天下稷契在其間量功比德抑其次也舜授職則播百穀敷五教禹讓功則平水土宅百揆故國語曰聖人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為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而死皆居前代祀典子孫有天下得不尊而祖之乎其五難曰既尊鄭說小德配寡遂以后稷只配一帝尚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皇帝特配昊天於鄭義可乎其六難曰衆難臣云上帝與五帝一也所引春官祀天旅上帝祀天旅四望旅訓衆則上帝

是五帝臣曰不然旅雖訓衆出於爾雅及為祭名春官
訓陳注有明文若如所言旅上帝便成五帝則季氏旅
於泰山可得便是四鎮耶其七難曰所云據鄭學則景
皇帝親盡廟主合祧却欲配祭天地錯亂祖宗夫始祖
者經綸草昧體大則天所以正元氣廣大萬物之宗尊
以長至陽氣萌動之始日俱祀於南郊也夫萬物之始
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掃地而祭質也器用陶
匏性也牲用犢誠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至尊至質不

敢同於先祖禮也故白虎通曰祭天歳一者何天至尊至質事之不敢褻黷故因歳之陽氣始達而祭之今國家一歳四祭之黷莫大焉上帝五帝其祀遂闕怠亦甚矣黷與怠皆禮之失不可不知夫親有限祖有常聖人制禮君子不以情變易國家重光累聖歴祀百數豈不知景皇帝始封于唐當時通儒議功度德尊神堯克配彼天宗太宗以配上帝神有定主為日已久今欲黜神堯配含樞紐以太宗配上帝則紫微五精上帝佐也以

子先父豈禮意乎非止神祇錯位亦以祖宗乖序何以上稱皇天祖宗之意哉若夫神堯之功太宗之德格于皇天上帝臣以為郊祀宗祀無以加焉其八難曰欲以景皇帝為始祖既非造我區寓經綸草昧之主故非夏始祖禹殷始祖契周始祖稷漢始祖高帝魏始祖武皇帝晉始祖宣帝國家始祖神堯皇帝同功比德而忽昇于宗祀圜丘之上為昊天匹曾謂圜丘不如林放乎其九難曰昨所言魏文帝丕以武帝操為始祖晉武帝炎

以宣帝懿爲始祖者夫孟德仲達者皆人傑也擁天下之强兵挾漢魏之微主專制海内令行草偃服袞冕陳軒懸天子决事於私第公卿列拜於道左名雖爲臣勢實凌君後主因之而業帝前王由之而禪代子孫尊而祖之不亦可乎其十難曰所引商周魏晉既不當矣則景皇帝不爲始祖明矣我神堯拔出羣雄之中廓清隋室拯生人于塗炭則夏虞之勲不足多成帝業於數年之間則漢祖之功不足比夏以大禹爲始祖漢以高帝

為始祖則我唐以神堯為始祖法夏則漢於義何嫌今欲革皇天之祀易太祖之廟事之大者莫大於斯曾無按據一何寡陋不愧于心不畏于天乎以前奉詔令諸司各據禮經定議者臣幹忝竊朝列官以諫為名以直見知以學見達不敢不罄竭以禆萬一昨十四日具以議狀呈宰相宰相令朝臣與臣論難所難臣者以臣所見獨異莫不騰辭飛辯競欲碎臣理鉗臣口剖析毫釐分別異同序墳典之凝滯指子傳之乖謬事皆歸根觸

物不礙但臣言有宗爾豈辯者之流也又歸崇敬薛頎等援引鄭學欲蕪祀典臣為明辯迷而不復臣輒作十詰十難援據墳籍昭然可知庶郊禘事得其真嚴配不失其序皇靈降祉天下蒙賴臣亦何顧不蹈鼎鑊謹敢聞達伏增悚越議奏不報

蕙田案黎幹議非受命之君不得為太祖自是三代以後可行之禮其辯禘非祭天援引發揮極為明確至答第六難旅上帝是祭五

帝云若如所言季氏旅于泰山可便得是四鎮耶答第七難云歲一祭天尤見千古卓識惜時不用

觀承案禮諸侯不得祖天子故商周俱以契稷為太祖而不祖帝嚳則始祖不必其為受命之王也黎幹謂景皇非受命之君不得為太祖者於理未安韓子曰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為唐公肇基天命義

同周之后稷而以高祖擬文王太宗擬武王此定論也況重以高祖已有定制乎禘郊宗祖雖兼論功德然實重水源木本之義商周之契稷為始祖固是功德兼隆亦以其為始封之君也禮以時為大三代而下始祖不必皆如契稷之賢聖然天下豈有無根之木無源之水而謂創業之君可自為始祖此上不必有太祖乎朱子曰祖一名而有二廟稷為

太祖始封之祖也文王亦為祖受命之祖也
唐人正當準此而以景皇為始封之祖高祖
為受命之祖耳幹之餘議頗明辨此條則不
可據其謂以高祖配郊以太宗配明堂則禮
以義起尚似可通葢商人禘嚳固以始祖契
配及郊則又配冥而不以契與周之禘郊皆
配稷者不同此則三王不相襲禮而法周亦
不妨監殷者夫

二年春夏旱言事者云太祖景皇帝追封於唐高祖實受命之祖百神受職合依高祖今不得配享天地所以神不降福以致愆陽代宗疑之詔百寮會議太常博士獨孤及獻議曰禮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祖已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毁而太祖之廟雖百代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纘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

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唯漢氏崛起豐沛豐公太公無位無功不可以為祖宗故漢以高皇帝為太祖其先細微也非足為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弼魏肇啟王業建封于唐高祖因之以為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如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躋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尊

漢氏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豐公太公之不祀反
古違道失孰大焉夫追尊景皇廟號太祖高祖太宗所
以崇尊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既異則太祖之號宜廢祀
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其墜於地乎漢制擅
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貞觀憲章未改國家方將
敬祀事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臣謹稽禮文參諸
往制請仍舊典竟依歸崇敬等議以太祖配享天地
代宗紀廣德二年二月癸酉上親薦獻太清宮乙亥祀

昊天上帝于圜丘即日還宫

禮儀志廣德二年正月十六日禮儀使杜鴻漸奏郊太

廟大禮其祝文自今已後請依唐禮板上墨書其玉簡

金字者一切停廢如允臣所奏望編爲常式勅曰宜行

用竹簡

通典永泰二年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奏冬至祀昊天

上帝夏至祀皇地祇請以太祖景皇帝配饗孟春祈穀

祀昊天上帝孟冬祀神州請以高祖配饗孟夏雩祀昊

天上帝請以太宗配饗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請
以肅宗配饗臣與禮官學士憑據經文事皆明著德音
詳定久未施行勑旨依
冊府元龜大歷五年冬十一月庚寅日長至命有司祀
昊天上帝于南郊　七年冬十一月辛卯日長至命有
司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不視朝　八年冬十一月辛丑
日長至不視朝命有司祀昊天上帝于南郊　十一年
冬十一月丙辰日長至命有司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不

受朝賀　十三年冬十一月丁卯日長至命有司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不視朝

舊唐書代宗本紀大歷十三年十一月丁卯日長至有司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上不視朝故也

蕙田案自廣德二年至此中隔十三年不舉郊祭冊府元龜紀有司行事者五而舊書但載此年蓋以明其有疾不視之故祀既不親故毋庸黷載也

德宗本紀貞元元年十一月癸卯上親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時河中渾瑊澤潞李抱真山南嚴震同華駱元光邠寧韓遊瓌鄜坊唐朝臣奉誠康日知等大將侍祠郊壇畢還宮御丹鳳樓大赦天下

崔縱傳貞元元年天子郊見為大禮使歲旱用屈縱撙裁文物儉而不陋

禮儀志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宗親祀南郊有司進圖勑付禮官詳酌博士柳冕奏曰開元定禮垂之不

刊天寶改作起自權制此皆方士謬妄之說非禮典之文請一准開元禮從之

蕙田案五禮條目儀節至唐貞觀禮漸復于古逮開元禮成郊祀之典尤善乃不久而天寶自爲壞之柳冕之奏允愜人心矣

德宗本紀六年九月己卯詔十一月八日有事于南郊太廟行從官吏將士等一切並令自備食物其諸司先無公廚者以本司闕職物充其王府官度支量給廪物

其儀仗禮物並仰御史搏節處分十月己亥文武百寮
京城道俗抗表請上徽號上曰朕以春夏亢旱粟麥不
登朕精誠祈禱獲降甘雨既致豐穰告謝郊廟朕倘因
禋祀而受徽號是有為為之勿煩固請也十一月庚午
日南至上親祀昊天上帝于郊丘禮畢還宮御丹鳳樓
宣赦見禁囚徒減罪一等立仗將士及諸軍兵賜十八
萬段匹
禮儀志貞元六年十一月八日有事于南郊詔以皇太

子為亞獻親王為終獻上問禮官亞獻終獻合受誓戒否吏部郎中柳冕曰準開元禮獻官前七日於內受誓戒辭云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今以皇太子為亞獻請改舊辭云各揚其職肅奉常儀從之

唐書德宗本紀貞元九年十一月乙酉有事于南郊大赦

冊府元龜貞元九年十一月癸未帝朝獻太清宮畢事宿齋于太廟行宮甲申朝于太廟畢事齋于南郊

行宫乙酉日南至帝郊祀初帝以是歲有年蠻夷朝

貢思親告郊廟于祀事尤重慎及將散齋謂宰臣曰

在祀散齋歸正寢攝心奉祀不可閙外事其常務勿

奏乃齋于别殿及命皇太子諸王行祭者皆受誓一

日命妃媵辭于别所故事祈壇宫廟内及殿庭帝步

武所及皆設黄道褥壇十一位又施赤黄褥將有事

皆命徹之又故事設御史版位于郊廟或藉以褥及

是虔禋拜首于地有司奉祠者莫不惕勵

通典貞元十三年勅郊壇時祭燔柴瘞埋並依天寶十三年制自今以後攝祭南郊太尉行事前一日于致齋所具羽儀鹵簿公服引入親受祝版乃赴齋所

唐書韋武傳是時帝以反正告郊廟大兵後典章散亡執事者時時咨武武酌宜約用得禮之衷羣司奉焉

李紓傳奉詔為郊廟樂章論譔甚多

蕙田案傳文在德宗時而樂志絶無其辭意

志中云不知所起者或製于開元以下歟

文獻通考長慶三年太常禮院奏郊壇祠祀遇大雨

雪廢祭其禮物條件如後御署祝版既未行祭禮無

焚毀之文請于太常寺勅庫收貯而其小祀雖非御

署准此玉幣燎柴神酒燎幣醴齊並榛栗脯醢及應

行事燭等請令郊社署各牒充次祭支用牲牛參牲

既未行祭禮無進胙賜胙之文請比附禮記及祠令

牲死則埋之例委監祭使及禮官于祠所瘞埋其小祀不全用牢牲舊例用猪羊肉亦准此粢盛瓜葅笋葅應已造成饌物請隨牲瘞埋行事官明衣絹布等准式既祭前給訖合充潔服既已經用請便收破公卿已下明房油燭幕炭應齊宿日所破用物請收破旨依永為定式

舊唐書敬宗本紀寶歷元年正月乙巳朔辛亥親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禮畢御丹鳳樓大赦改元

唐書文宗本紀太和三年十一月甲午有事南郊大赦

崔寧傳子黯開成初為監察御史奏郊廟祭事不虔

文宗語宰相曰郊廟之禮朕當親之但千乘萬騎國

用不給故使有司侍祠然是日朕正衣冠坐以俟旦

今聞主者不虔祭器敝惡豈朕事神蠲潔意耶公宜

勅有司道朕斯意黯乃具條以聞

舊唐書王播傳弟起太和九年判太常卿充禮儀詳

定使創造禮神九玉奏議曰邦國之禮祀為大事珪

璧之議經有前規謹按周禮以蒼璧禮天黄琮禮地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黑璜禮北方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凡此九器皆祀神之玉也又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元云禋煙也為玉幣祭訖燔之而升煙以報陽也今與開元禮義同此則焚玉之驗也又周禮掌國之玉鎮大寶器若大祭既事而藏之此則收玉之證也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云凡祭天神各

有二玉一以禮神一則燔之禮神者訖事却收祀神者與牲俱燎則靈恩之義合于禮經今國家郊天祀地祀神之玉常用守經據古禮神之玉則無臣等請下有司精求良玉創造蒼璧黄琮等九器祭訖則藏之其燎玉即依常制從之

武宗本紀會昌元年正月辛巳有事于郊廟禮畢御丹鳳樓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辛亥有事于郊廟禮畢御承天門大赦天下

舊唐書武宗本紀會昌四年十二月勅郊禮日近獄囚數多案款已成多有翻覆其兩京天下州府見繫獄囚已結正及兩度翻案伏款者並令先事結斷訖

中

唐書宣宗本紀大中元年正月甲寅皇帝有事于郊廟禮畢御丹鳳門大赦改元

蕙田案新書作甲寅舊書作戊申據舊書云此月戊戌朔則十一為戊申通考作十七日

與甲寅合不知孰是

舊唐書宣宗本紀大中五年勅兩京天下州府起大中五年正月一日已後三年内不得殺牛如郊廟享祀合用者即與諸畜代

蕙田案牛本不應妄殺而獨此三年何耶計此三年中亦未嘗一舉郊廟之祭則代牛之制亦不知其以何畜也

舊唐書懿宗本紀咸通元年十一月丁未上有事于郊

廟禮畢御丹鳳門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庚午上有事
于圜丘禮畢御丹鳳樓大赦
唐書昭宗本紀龍紀元年十一月丁未朝獻于太清宮
戊申朝享于太廟己酉有事于南郊大赦
舊唐書昭宗本紀龍紀元年十一月己丑朔將有事于
圜丘辛亥上宿齋于武德殿宰相百寮朝服于位時兩
軍中尉楊復恭及兩樞密皆朝服侍上太常博士錢珝
李綽等奏論之曰皇帝赴齋宮內臣皆服朝服臣檢國

朝故事及近代禮令並無内官朝服助祭之文伏惟皇
帝陛下承天御歷聖祚中興祗見宗祧克承大禮皆稟
高祖太宗之成制必循虞夏商周之舊經軒冕服章式
遵彝憲禮院先准大禮使牒稱得内侍省牒要知内臣
朝服品秩禮院已准禮令報訖今參詳近朝事例若内
官及諸衛將軍必須製冠服即各依所兼正官隨資品
依令式服本官之服事存傳聽且可俯從然亦不分明
著在禮令乞聖慈允臣所奏狀入至晚不報錢珝又進

狀曰臣今日巳時進狀論內官冠服制度未奉聖旨伏以陛下虔事郊禋式遵彛範凡關典禮必守憲章今陛下行先王之大禮而內臣遂服先王之法服來日朝獻大聖祖臣贊導皇帝行事若侍臣服章有違制度是為非禮上瀆祖宗臣期不奉勑臣謬當聖代叨備禮官獲正朝儀死且不朽脂膏泥滓是所甘心狀入降朱書御札曰卿等所論至當事可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于是內四臣遂以法服侍祠甲寅圜丘禮畢御承天門大

敇

唐書殷侑傳孫盈孫爲太常博士龍紀元年昭宗郊祀兩中尉及樞密皆以宰相服侍上盈孫奏言先代令典無内官朝服侍祠必欲之當隨所攝資品雖無援據猶免僭逼詔可

舊唐書孔緯傳十一月昭宗謁郊廟兩中尉内樞密請朝服緯奏曰中貴不衣朝服助祭國典也陛下欲以權道寵内臣則請依所兼之官而爲之服天子召

諫官謂之曰大禮日近無宜立異爲朕容之于是内

官以朝服助祭

唐書哀帝本紀天祐二年七月卜郊九月乙酉改卜郊

十一月庚午三卜郊

舊唐書哀帝本紀天祐二年五月庚午勑所司定今年

十月九日有事郊丘其修製禮衣祭服宜令宰臣柳璨

判祭器宜令張文蔚楊涉分判儀仗車輅宜令太常卿

張廷範判　六月辛卯太微宫使柳璨奏前使裴樞充

宮使日權奏請玄元觀為太清宮又別奏在京弘道觀為太清宮至今未有制置伏以今年十月九日陛下親事南禮先謁聖祖廟弘道觀既未修葺玄元觀又在北山若車駕出城禮非便穩今欲只留北山上老君廟一所其玄元觀請拆入都城于清化坊內建置太微宮以備車駕行事從之　丙午全忠奏得宰相柳璨記事欲拆北邙山下玄元觀移入都內于清化坊取舊昭明寺基建置太微宮准備十月九日南郊行事緣延資庫鹽

鐵並無物力令臣商量者臣已牒判六軍諸衛張全義指揮工作訖優詔嘉之　九月乙酉勑先擇十月九日有事郊丘備物之間有所未辦宜改用十一月十九日

十一月丙辰全忠自正陽渡淮而北至汝陰全忠深悔此行無益丁卯至大梁時哀帝以此月十九日親祠圜丘中外百司禮儀法物已備戊辰宰相已下于南郊壇習儀而裴迪自大梁迴言全忠怒蔣元暉張廷範柳璨等謀延唐祚而欲郊天改元元暉柳璨大懼庚午勑

曰先定此月十九日親禮南郊雖定吉辰改卜亦有故事宜改取來年正月上辛付所司　十二月庚戌勅朕以謬荷丕圖禮合親謁郊廟先定來年正月上辛用事令以宮闈内亂播于醜聲難以慙恧之容入于祖宗之廟其明年上辛親謁郊廟宜停

五代史梁本紀天子卜祀天于南郊王怒以為蔣元暉等欲祈天以延唐天子懼改卜郊十二月王遣人告樞密使蔣元暉與何太后私通殺元暉而焚之遂

弒太后于積善宮天子下詔以太后故停郊

孔循傳循與蔣元暉有隙哀帝即位將有事于南郊循與王殷即蔣殷冒王氏譖于太祖曰元暉私侍何太后與張廷範等奉天子郊天蘄延唐祚太祖大怒時梁兵攻壽春敗歸帝遣裴迪勞軍太祖見迪怒甚迪還哀帝不敢郊

蔣殷傳哀帝方卜郊殷與蔣元暉有隙因譖之太祖言元暉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待諸侯助祭者以謀

興復太祖大怒哀帝爲改卜郊

蕙田案讀舊唐書五代史所載則新唐書罷郊之原委曲折瞭然矣

右唐郊禮

五代史梁本紀太祖開平二年正月己亥卜郊于西都

文獻通考梁太祖開平二年十一月自東京赴洛都行郊天禮自石橋備儀仗至郊壇

冊府元龜二年正月宰臣上表請郊天謁廟命有司

擇日備儀因先布告岳牧方伯于是太常禮院選用四月二十四日有事于南郊壬寅應郊祀大禮儀仗車輅鹵簿法物祭器樂懸各令所司修飾以河南尹張宗奭充都點集諸司法物使三月帝以魏博真定助修西都宮內工役方興禮容未備其郊天謁廟宜于秋冬別選良日七月詔曰祀典之禮有國之大事也如聞官吏慢于展敬禮容牲饌有異精虔宜令御史䟽其條件以聞詳定禮儀使奏得太常禮院狀選

用今年十一月己丑冬至有事于南郊勑令于來年正月内選日禮院奏選來年正月二十四日辛夘親祭南郊可之詔以左千牛衛上將軍胡規充南郊儀仗使金吾衛將軍趙麓充車輅法物使是月冬至命宰臣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蕙田案史但言卜而不言郊據通考則似十一月郊而總數梁郊處此又不列葢是十一月赴洛而明年正月始郊也通考下文云以

張宗奭為大禮使故事皆以宰相為之則本是攝祭而非親奉觀元龜紀事始曉然矣

五代史梁本紀三年正月辛卯有事于南郊大赦

文獻通考三年正月以河南尹張宗奭為南郊大禮使故事皆以宰相為之今用河南尹充非常例也

冊府元龜開平三年正月乙酉詔曰初宅雒都將行郊祀應嶽瀆名山大川及諸州有靈迹封崇聖祠各宜差官吏精虔祭告是月禮儀使奏請皇帝宿齋三

日庚寅親饗太祖辛夘親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是日
降雪盈尺及升壇而止

冊府元龜開平四年九月丁亥朔車駕幸陝府命宰臣
于競赴西都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五代史梁本紀末帝貞明三年冬十二月己巳如西都
卜郊四年正月不克郊己夘至自西都

梁家人傳將冊妃張氏為后妃請待帝郊天而帝卒
不得郊

趙犨傳是時梁將劉鄩等與莊宗相拒澶魏間兵數敗巖子犨曰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即位猶未郊天議者以為朝廷無異藩鎮如此何以威重天下今河北雖失天下幸安願陛下力行之敬翔以為不可曰今府庫虛竭箕歛供軍若行郊禋則必賞賚是取虛名而受實獘也末帝不聽乃備法駕幸西京而莊宗取楊劉或傳晉兵入東都矣或曰扼汜水矣或曰下鄆濮矣京師大風拔木末帝大懼從官相顧而泣

乃還東都遂不果郊

蕙田案趙犨傳文詳述不郊之故與本紀互相足也朱温忌昭宣之郊而脅之使罷及其鬧奸大位僅周一紀而卜郊不果恰相對照天道好還可畏哉

唐本紀莊宗同光二年二月己巳朔有事于南郊大赦

張全義傳初梁末帝幸洛陽將祀天于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因請幸洛陽曰南郊儀物已

具莊宗大悦加拜太師尚書令明年十一月幸洛陽
而禮物不具因改用來年二月然不以前語責全義
張憲傳莊宗幸東都定州王都來朝莊宗命憲治鞠
場與都擊鞠初莊宗建號東都以鞠場為即位壇于
是憲言即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鄗南魏繁陽至今
尚在不可毀乃別治鞠場未成莊宗怒命兩虞候亟
毀壇以為場憲歎曰此不祥之兆也

蕙田案五代史文未有言告天即位者然憲

以鄗南繁陽為比則知亦有告天史文畧耳

唐本紀明宗長興元年二月乙卯有事于南郊大赦改

元

李愚傳明宗祀天南郊愚為宰相馮道趙鳳草加恩

制道鄙其詞罷為太常卿

蕙田案五代衰亂如此而一舉郊祀必推恩

賚此宋世所以憚行而歸于合祭或終于廢

祭葢相承舊習所從來遠而不知其適為敗

禮之根原也

遼史太宗本紀會同三年七月晉遣使請行南郊禮許之　四年三月晉以許祀南郊遣使來謝進黄金十鎰

蕙田案敬瑭之立在天顯十一年至是當為六年請之未行至明年而殂矣故晉紀無郊

天事

冊府元龜周太祖廣順三年十月戊申内出御札曰王者應運開基子民育物罔不承天事地尊祖敬宗燔柴

于泰壇用昭乾德瘞玉于方澤以答坤靈朕受命上元宅心下土時已歷于三載漸至小康禮未展于二儀深虧大典宜叶著龜式陳籩豆庶展吉蠲之禮用傾昭事之忱朕以來年正月一日於東京有事于南郊宜令所司各備儀注務從省約無致煩勞凡有供需並用官物府縣不得因便差配諸道州府不得以進奉南郊為名輒有率斂庶禋嚴靜以奉郊禋中外臣僚當體予意

文獻通考廣順三年九月太常禮院奏准勅定郊廟制

度洛陽郊壇在城南七里丙巳之地圜丘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十有二陛每節十二等燎壇在泰壇之丙地方一丈高一丈二尺開上南出户方六尺請下所司修奉從之時周太祖將拜南郊故修奉之

五代史周本紀太祖顯德元年正月丙子朔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

吳楊行密世家隆演辛乃立溥明年二月改元順義赦

境内冬十一月祀天于南郊

南唐徐知誥世家昪元三年四月昪郊祀上帝于圜丘

宋史南唐世家昪立七年卒景襲位改元保大郊祀天地

五代史前蜀王建世家武成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改元

宋史西蜀世家漢祖起并門中土蝗旱連歲昶益自大行郊祀禮

五代史南漢劉隱世家大寶二年鋹祀天南郊

宋史南漢世家劉隱卒弟陟襲位僭帝號國稱大漢改元乾亨行郊祀禮

蕙田案五代十國瓜剖豆分誰當正統要以郊祀重鉅真人未出則餘分閏位不容盡廢故總附唐末不復加區別云

右五代郊禮

五禮通考卷十一

按：本册原書於抗戰播遷中曾遭水漬，致字跡模糊不清，玆雖力經描修版面，仍無法全復舊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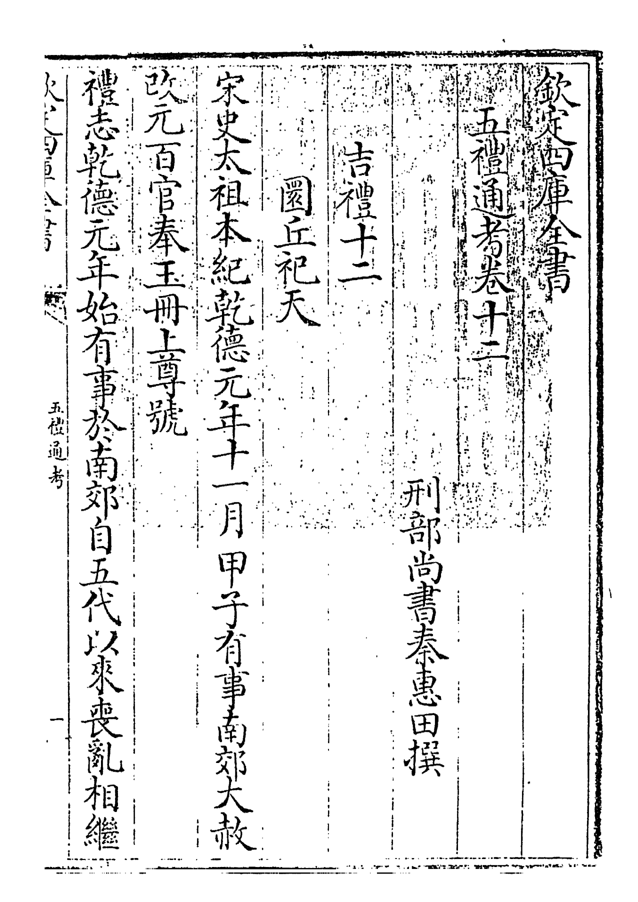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　楘

謄録監生臣王貽桂



五禮通考卷十二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十二

圜丘祀天

宋史太祖本紀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有事南郊大赦

改元百官奉玉冊上尊號

禮志乾德元年始有事於南郊自五代以來喪亂相繼

典章制度多所散逸至是詔有司講求遺逸遵行典故以副寅恭之意是歲十一月十六日合祭天地于圜丘初有司議配享請以禧祖升配張昭獻議曰隋唐以前雖追立四廟或六七廟而無徧加帝號之文梁陳南郊祀天皇配以皇考北齊圜丘祀昊天以神武升配隋祀昊天於圜丘以皇考配唐貞觀初以高祖配圜丘梁太祖郊天以皇考烈祖配恭惟宣祖皇帝積累勲伐肇基王業伏請奉以配享從之

南郊壇制梁及後唐郊壇皆在洛陽宋初始作壇於東都南薰門外四成十二陛三壝設燎壇於内壇之外丙地高一丈二尺設皇帝更衣大次於東壝東門之内道北南向

乾德元年八月禮儀使陶穀言饗廟郊天兩日行禮從祀官前七日皆合於尚書省受誓戒自來一日之内受兩處誓戒有虧虔潔今擬十一月十六日行郊禮望依禮文於八日先受從享太廟誓戒九日别受郊天誓戒

其日請放朝參從之自後百官受誓戒於朝堂宗室受於太廟祭之日均用丑時秋夏以一刻春冬以七刻前二日遣官奏告配帝之室儀鸞司設大次小次及文武侍臣蕃客之次太常設樂位神位版位等事前一日司尊彝帥其屬以法陳祭器於堂東僕射禮部尚書視滌濯告潔禮部尚書侍郎省牲光禄卿奉牲告充告備禮部尚書視鼎鑊禮部侍郎視腥熟之節祭之旦光禄卿率其屬取籩豆簠簋實之及薦腥禮部尚書率其屬薦

籩豆簠簋戶部兵部工部尚書薦三牲之腥熟俎禮畢各徹而有司受之以出晡後郊社令帥其屬掃除御史按視之奏中嚴外辦以禮部侍郎請解嚴以禮部郎中贊者設亞終獻位於小次之南宗室位於其後設公卿位於亞終獻之南分獻官位於公卿之後執事者又在其後俱重行西向北上其致福也太牢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以羊左肩七箇犆豕以左肩五箇有司攝事進胙皆如禮太尉展視以授使者再拜稽首既享大

宴號曰飲福自宰臣而下至應執事及樂工馭車馬人等並均給有差以為定式是歲十一月日至皇帝服衮冕執圭合祭天地于圜丘還御明德門樓肆赦

凡郊壇值雨雪即齋宫門望祭殿望拜祭日不設登歌祀官以公服行事中祀以上皆給明衣

凡常祀天地宗廟皆内降御封香仍製漆匱付光禄司農寺每祠祭命判寺官緘署禮料送祀所凡祈告亦内出香遂為定制

聶崇義傳吏部尚書張昭等奏議曰案崇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黄琮八寸無好圭璋琥並長九寸自言周顯德三年與田敏等案周官玉人之職及阮諶鄭玄舊圖載其制度臣等案周禮玉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及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之文即無蒼璧黄琮之制兼引注有爾雅肉倍好之説此即是注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又詳鄭玄自注周禮不載尺寸豈復別作畫圖違經立異又配合羨度肉好之言彊

為尺寸古今大禮順非改作於理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内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傚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為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尤不合禮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聿稽古訓祭玉以十二為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

二寸圜丘之籩豆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長尺有二寸又祼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搢大圭行稽奠而手秉尺二之圭神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祼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理未為失

文獻通考先是詔以冬至有事南郊有司言冬至乃十一月晦前一日皇帝始郊不應近晦乃改用十六日甲子十三日上宿齋于宗元殿翌日服通天冠絳紗袍執

鎮圭乘玉輅由明德門出羣臣夾侍鹵簿前導赴太廟五鼓朝享禮畢質明乘輅赴南郊齋于帷宫上初詣太廟乘玉輅左諫議大夫崔頌攝太僕上問儀仗名物甚悉頌應對詳敏上大悅十六日服衮冕執圭合祭天地於圜丘以皇弟開封尹為亞獻興元尹光美為終獻將升壇有司具黄褥為道上曰朕潔誠事天不必如此命徹之還宫將駕金輅顧左右曰于典故可乘輦否對以無害乃乘輦壬申以南郊禮成大宴廣政殿號曰飲福

自是爲例

五代以來宰相爲大禮使太常卿爲禮儀使御史中丞爲儀仗使兵部尚書爲鹵簿使京府尹爲橋道頓遞使

宋制大禮頓遞如舊而大禮使或以親王爲之又嵩以翰林學士爲禮儀使其儀仗鹵簿使或以他官充是年司徒兼侍中范質爲南郊大禮使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陶穀禮儀使刑部尚書張昭鹵簿使御史中丞劉溫叟儀仗使皇弟開封尹光義爲橋道頓遞使太平興國元年始鑄五使印

石林葉氏曰南郊五使唐制甚詳考於會要纔見長

慶後有以太常卿為禮儀使御史中丞為大禮使者不知禮儀大禮何以為別也其以宰相為大禮使兵部尚書為禮儀使御史中丞為儀仗使兵部尚書為鹵簿使開封尹為橋道使者葢後唐之制故本朝用之但改太常卿為禮儀使爾太常卿既不常置而中丞兵部官或缺則例以學士及他曹尚書侍郎代之大禮掌贊相鹵簿掌儀衛橋道掌頓遞禮儀掌禮物儀仗無正所治事但督察百司不如禮者而已真宗

東封西郊嘗嵩用輔臣天禧後罷至元符初始詔並

用執政遂著為令

宋史樂志建隆郊祀八曲

降神高安　在國南方時維就陽以祈帝祉式致民

康豆籩鼎俎金石絲簧禮行樂奏皇祚無疆

皇帝升降隆安　步武舒遲陞壇肅祗其容允若于

禮攸宜

奠玉幣嘉安　嘉玉制幣以通神明神不享物享于

克誠

奉俎豐安　笙鏞備樂豳栗陳牲乃迎芬俎以薦高

明

酌獻禧安　丹雲之爵金龍之杓挹于尊罍是曰清

酌

飲福禧安　潔兹五齊酌彼六尊致誠斯至率禮彌

敦以介景福永隆後昆重熙累洽帝道攸尊

亞獻終獻正安　謂天蓋高其聽孔卑聞樂歆德介

以福禧
送神高安　倏兮而來忽兮而迴雲馭杳邈天門洞
開
蕙田案親郊始于乾德而樂章製自建隆故
史仍其舊且三年之中或自有遣官之祭亦
須奏樂也　又案宋志鼓吹樂中別有南郊
導引十二時奉禋歌諸樂皆祭事前後所奏
然語同詞曲音節靡曼禮無取焉故不備録

和峴傳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有事于南郊丁丑冬至有司復請祀昊天上帝詔峴議其禮峴以祭義戒於煩數請罷之四年南郊峴建議望燎位通爟火

太祖本紀開寶元年十一月癸卯日南至有事南郊改元大赦十惡殺人官吏受贜者不原十二月甲子行慶自開封興元尹宰相樞密使及諸道藩侯並加勲爵有差

禮志開寶元年十一月郊以燎壇稍遠不聞告燎之聲

始用爟火令光明遠照通于祀所

梁周翰傳開寶二年將郊祀因上疏曰陛下再郊上帝必覃赦宥臣以天下至大其中有慶澤所未及節文所未該者所宜推而廣之方今賦稅所入至多加以科變之物名品非一調發供輸不無重困且西蜀淮南荆潭廣桂之地皆以爲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庶乎均德澤而寬民力矣

蕙田案二年不郊當為元年或四年之誤

四年十月甲申詔十月後犯强竊盗者郊赦不原十一月己未日南至有事南郊大赦十二月癸亥朔賜南郊官罷幣有差丁卯行慶開封尹光義興元尹光美貴州防禦使德昭宰相趙普並益食邑己巳内外文武官遞

進勲爵

玉海開寳四年七月甲子朔詔冬至郊祀十一月戊午

親享太廟始用繡衣鹵簿己未合祭圜丘

宋史太祖本紀開寶九年春正月庚辰詔郊西京三月庚寅大雨夏四月己亥雨霽庚子有事於圜丘迴御五鳳樓大赦

長編通考曰恭考太祖南郊凡四自後宿齋朝享儀禮降赦率如初唯開寶四年始用繡衣鹵簿先是大駕鹵簿衣服旗幟止以五綵繪畫至是盡易以繡九年以江表底定方内大同用申報謝乃幸西京以四月有事於南郊先時霖雨彌旬及赴齋宮之日雲物

晴霽觀者如堵咸相謂曰我輩少逢亂離不圖今日復睹太平天子儀衛皆相對感泣

又考鹵簿凡四等大駕法駕鑾駕黄麾仗大駕郊祀籍田薦獻玉清昭應景靈宫用之

文獻通考梁太祖始建都於汴然郊壇則在洛都開平二年十一月南郊帝自東京至洛都行禮自石橋備儀仗至郊壇三年正月以河南尹張宗奭為南郊大禮使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帝祀南郊初梁均王將

郊祀于洛陽閒楊劉陷而止其儀物具在至是張全義請上亟幸洛陽謁廟畢即祀南郊從之然則梁唐行郊祀皆在洛陽國初始作郊壇于國城南薫門外開寶九年詔曰定鼎洛邑我之西都燔柴太壇國之大事今江表底定方内大同祇遹景靈用申報謝乃睠西顧郊兆存焉將飭駕以時廵躬展誠於陽位朕今幸西京以四月有事于南郊宜令有司各揚所職以是觀之藝祖親郊凡四獨是歲行之于洛陽然凡

郊必以陽至之月獨是歲以四月乃是行大雩之禮

蓋本非纍典帝以洛都元有郊兆是年又有欲徙都

于洛之意故因西幸而特行其禮云

太宗本紀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丙申祀天地于圜丘

大赦御乾元殿受尊號丙午以郊祀中外文武加恩

禮志自國初以來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

七祭並以四祖迭配太祖親郊者四並以宣祖配太宗

即位其七祭但以宣祖太祖更配是歲親享天地始奉

太祖升侑

太宗本紀六年十一月辛亥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受尊號內外文武加恩

雍熙元年十一月丁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改元中外文武官進秩有差

禮志雍熙元年冬至親郊從禮儀使扈蒙之議復以宣祖配

扈蒙傳初太祖受周禪追尊四廟親郊以宣祖配天

及太宗即位禮官以為舜郊嚳商郊冥周郊后稷王業所因也若漢高之太公光武之南頓君雖有帝父之尊而無預配天之祭故自太平興國三年六月再郊並以太祖配於禮為允太宗將東封蒙定議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請以宣祖配天自雍熙元年罷封禪為郊祀遂行其禮識者非之

雍熙四年正月禮儀使蘇易簡言親祀圜丘以宣祖配此則符聖人大孝之道成嚴父配天之儀太祖皇帝光

啟丕圖恭臨大寶以聖授聖傳於無窮案唐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配上帝欲望將來親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其常祀祈穀神州明堂以宣祖崇配圜丘北郊雩祀以太祖崇配奏可　淳化三年將以冬至郊前十日皇子許王元僖有司言王元僖在未受誓戒之前準禮天地社稷之祀不廢詔下尚書省議吏部尚書宋琪等奏以許王元僖謝去郊禮裁十日又詔輟十一日以後五日朝參且至尊成服百僚皆當入慰有司又以十二十三日

受誓戒案令式受誓戒後不得弔喪問疾今若皇帝既輟朝而未成服則爽禮文百僚既受誓而入奉慰又違令式况許王地居藩戚望著親賢於昆仲爲大宗於朝廷爲冢嗣遽兹薨逝朝野同哀伏想聖情豈勝追念當愁慘之際行對越之儀臣等實慮上帝之弗歆下民之斯惑况祭天之禮歲有四焉載於禮經非有差降請以來年正月上辛合祭天地從之

文獻通考淳化三年禮儀使言皇帝親郊故事在京并

去圜丘十里内神祠及所過橋道並差官致祭而獨遺
太社太稷文宣武成王等廟令請自出宫前一日遣官
致祭從之
宋史太宗本紀淳化四年正月辛卯祀天地于圜丘以
宣祖太祖配大赦
真宗本紀至道二年正月辛亥祀天地于圜丘大赦中
外文武加恩
禮志真宗至道三年十一月有司言冬至圜丘孟夏雩

祀夏至方丘請奉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明堂奉太祖配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祭神州地祇奉宣祖配其親郊奉太祖太宗並配詔可

真宗本紀咸平二年十一月丙戌祀天地于圜丘以太祖太宗配大赦受尊號　五年十一月壬寅祀天地于圜丘大赦

景德二年十一月丁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

樂志咸平親郊八首

降神髙安　圜丘何方在國之陽禮神合祭運啟無

疆祖考來格籩豆成行其儀肅肅降福穰穰

皇帝升降隆安　禮備樂成乾健天行帝容有穆佩

玉鏘鳴

奠玉幣嘉安　定位必祀告于神明嘉玉量幣享于

克誠

奉俎豐安　有牲斯純有俎斯陳進于上帝昭報深

仁

酌獻嘉安 大報于帝盛德升聞醴齊良潔粢盛苾

芬

飲福禧安 祀帝圜丘九州獻力禮行于郊百神受

職靈祇格思享我明德天監孔章元祉昭錫

亞獻終獻正安 羽籥云羅干戚載揚接神有恪錫

羡無疆

送神高安 神駕來思風舉雲飛神馭歸止天空露

晞

禮志景德三年鹵簿使王欽若言漢以五帝為天神之佐今在第一龕天皇大帝在第二龕與六甲岳瀆之類接席帝座天市之尊今與二十八宿積薪騰蛇杵臼之類同在第三龕卑主尊臣甚未便也若以北極帝座本非天帝蓋是天帝所居則北極在第二帝座在第三亦高下未等又太微之次少左右執法子星之次少孫星望令司天監參驗乃詔禮儀使太常禮院司天監檢定之禮儀使趙安仁言案開寶通禮元氣廣大則稱昊天

據遠視之蒼然則稱蒼天人之所尊莫過於帝託之於天故稱上帝天皇大帝即北辰耀魄寶也自是星中之尊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蓋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是則天以蒼昊為體不入星辰之列又郊祀録壇第二等祀天皇大帝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坐差在行位前餘内官諸位及五星十二辰河漢都四十九坐齊列俱在十二陛之間唐建中間司天冬官正郭獻之奏天皇北極天一太一

準天寶勑並合升第一等貞元二年親郊以太常議詔
復從開元禮仍爲定制郊祀録又云壇第三等有中宫
天市垣帝坐等十七坐並在前開元禮義羅云帝有五
坐一在紫微宫一在大角一在太微宫一在心一在天
市垣即帝坐者非直指天帝也又得判司天監史序狀
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微勾陳中其神曰耀魄寶即天皇
是星五帝乃天帝也北極五星在紫微垣内居中一星
曰北辰第一主月爲太子第二主日爲帝王第三爲庶

子第四為嫡子第五星為天之樞葢北辰所主非一又非帝座之比太微垣十星有左右執法上將次將之名不可備陳故總名太微垣星經舊載孫星而壇圖止有子星辯其尊畀不可同位竊惟壇圖舊制悉有明據天神定位難以躋升望依星經悉以舊禮為定欽若復言舊史天文志並云北極北辰最尊者又勾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鄭玄注周禮謂禮天者冬至祭天皇於北極也後魏孝文禋六宗亦升天皇五帝上案晉天文志

帝坐光而潤則天子吉威令行既名帝坐則爲天子所
占列于下位未見其可又安仁議以子孫二星不可同
位陛下方洽高禖之慶以廣維城之基茍因前代闕文
便爲得禮實恐聖朝茂典尤未適中詔天皇北極特升
第一龕又設孫星于子星位次帝坐如故欽若又言帝
坐止三紫微太微者已列第二等唯天市一坐在第三
等案晉志大角及心中星但云天王坐實與帝坐不類
詔特升第二龕舊郊丘神位版皆有司題署命欽若改

造之至是欽若奉版便殿壇上四位塗以朱漆金字餘皆黑漆第一等金字第二等黄字第三等以降朱字悉貯漆匣覆以黄縑帊帝降階觀之即付有司又以新定壇圖五帝五岳中鎮河漢合在第三等

四年職方員外郎判太常禮院孫奭言准禮冬至祀圜丘有司攝事以天神六百九十位從祀今唯有五方上帝及五人神十七位天皇大帝以下並不設位且太昊勾芒唯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及之今乃祀於冬至恐未

叶宜翰林學士晁迥等言案開寶通禮圜丘有司攝事祀昊天配帝五方帝日月五星中外官衆星總六百八十七位雩祀大享昊天配帝五天帝五人帝五官總十七位方丘祭皇地祇配帝神州岳鎮海瀆七十一位今司天監所設圜丘雩祀明堂方丘並十七位即是方丘有岳瀆從祀圜丘無星辰而反以人帝從祀望如通禮神位為定其有增益者如後勑奏可

真宗本紀大中祥符七年二月丙寅詔天地壇非執事

輒臨者斬壬申恭謝天地

天禧元年正月辛丑朔改元詣玉清昭應宮薦獻上玉皇大天帝寶冊衮服辛亥謝天地于南郊大赦御天安殿受冊號　三年十一月辛未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

禮志乾興元年真宗崩詔禮官定遷郊祀配帝乃請祈穀及祭神州地祇以太祖配雩祀及昊天上帝及皇地祇以太宗配感生帝以宣祖配明堂以真宗配親祀郊

丘以太祖太宗配奏可

又乾興元年九月太常丞同制禮院謝絳言伏覩本院與崇文院檢討官詳定以宣祖配感生帝竊尋宣祖非受命開統義或未安唐武德初圜丘方丘雩祀並以景帝配祈穀大享並以元帝配太宗初奉高祖配圜丘明堂北郊元帝配感生帝高宗永徽二年祀高祖於圜丘祀太宗於明堂兼感生帝作主又以景帝元帝稱祖萬代不遷停配以符古義臣以為景帝厥初受封為唐始

祖蓋與宣帝不併宣祖於唐是為元帝之比唐有天下
裁越三世而景元二祖已停配典有宋受命既自太祖
於今四聖而宣祖侑祀未停恐非往典之意請依永徽
故事停宣祖配仍用太宗故事宗祀真宗於明堂兼感
生帝作主若據鄭氏說則曰五帝迭王王者因所感別
祭尊於南郊以祖配之今若不用武德永徽故事請以
太祖兼配正符鄭說詳鄭之意非受命始封之祖不得
配故引周后稷配靈威仰之義為證唯太祖始造基業

躬受符命配侑感帝處理甚明如恐祠日相妨當以太
宗配祈穀太祖配雩祀亦不失尊嚴之旨臣以為宣廟
非唯不遷而迭用配帝於古為疑禮祖有功宗有德但
非受命之祖親盡必毁況配享乎翰林承旨李維等議
案禮祭法正義曰郊為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帝於南
郊此則崇祀之文也竊唯感帝比祈穀禮秩差輕宣祖
比太祖功業有異今以太祖配祈穀宣祖配感帝稱情
立文於禮斯協詔從所定其祀儀皇帝散齋七日致齋

三日太史設帝位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槀秸配帝位於壇上東方西向席以蒲越配位奠幣作皇安之樂酌獻作肅安之樂餘如祈穀祀上帝儀

蕙田案鄭注以南郊祀感帝後世因之孟春上辛祭感帝以祈穀唐既祀感帝又祈穀于圜丘以祈穀與祀感帝為二祭故附于圜丘條內不入祈穀

仁宗本紀天聖二年十一月丁酉祀天地于圜丘大赦

上尊號賜百官諸軍加等

禮志仁宗天聖二年詔加真宗諡上謂輔臣曰郊祀重事朕欲就禁中習儀其令禮官草具以聞先郊三日奉諡冊寶于太廟次日薦享玉清昭應景靈宫宿太廟既享赴青城至大次就更衣壇改服衮冕行事

文獻通考故事三歲一親郊不郊輒代以他禮慶賞與郊同而五使皆輔臣不以官之高下天聖二年翰林學士領儀仗御史中丞領鹵簿始用官次

仁宗本紀天聖五年十一月癸丑祀天地于圜丘大赦
賀皇太后于會慶殿丁巳恭謝玉清昭應宮十二月辛
未加恩百官甲戌詔輔臣南郊恩例外更改一子官
禮志謝玉清昭應宮禮畢賀皇太后比籍田勞酒儀略
如元會其恭謝云臣某虔遵舊典郊祀禮成中外協心
不勝懽忭宣答曰皇帝德備孝恭禮成嚴配萬國稱頌
懽豫增深帝再拜還內樞密使以下稱賀閤門使宣答
樞密副使升殿侍立百官稱賀酒三行還內殿受命婦

賀司賓自殿側幕次引內命婦於殿庭北向立尚儀奏
請皇太后即御坐司賓贊再拜引班首升自西階稱封
號妾某氏等言郊祀再舉福祚咸均凡在照臨不勝忻
忭降再拜尚宮承旨降自東階稱皇太后聖旨又再拜
司賓宣答曰已成鉅禮歡豫良深皆再拜次外命婦賀
如內命婦儀退皆赴別殿賀皇帝惟不致詞不宣答
文獻通考天聖五年十一月癸丑郊以翰林學士宋綬
攝太僕陪玉輅上問儀物典故綬占對辯給因使綬集

羣官撰集天聖鹵簿圖記上之禮儀使請郊後詣玉清
昭應景靈宫詔郊前享景靈近臣奏告玉清昭應擇日
恭謝大禮使王曾請節廟樂帝曰三年一享不敢憚勞
也三獻終增禮生七人各引本寶太祝升殿徹豆三日
又齋長春殿謝玉清昭應宫

沈氏筆談　上親郊廟冊文皆曰恭薦歲事先景靈宫
謂之朝獻次太廟謂之朝享末乃事於南郊予集郊
式時曾預討論常疑其次序若先為尊則郊不應在

廟後若後爲尊則景靈宫不應在太廟之先求其所從來蓋有所因案唐故事凡有事於上帝則百神皆預遣使祭告唯太清宫太廟則皇帝親行其冊祝皆曰取某月某日有事於某所不敢不告宫廟謂之奏告餘皆謂之祭告惟有事于南郊方爲正祠至天寶九載乃下詔曰告者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清宫宜稱朝獻太廟稱朝饗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冊文皆爲正祠

蕙田案書湯誥云敢昭告于上天神后武成云告于皇天后土天寳詔以告為上告下之稱遂易去奏告之名抑惑矣　又案筆談此條可補正史之闕

楊氏復曰愚案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於禰宫疏引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宫為證禮器注云魯以周公之故得郊于上帝先有事於頖宫告后稷也夫有事謂告祭也郊事至重又尊祖以配

天故先告于祖而受命焉乃卜日于禰宫自此以後
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齋戒以神明其德將以對越上
帝此則古禮然也太祖皇帝乾德六年十一月初行
郊祀先是十三日宿齋于崇元殿翌日赴太廟五鼓
朝享禮畢質明乘玉輅赴南郊齋於帷宫十六日行
郊祀禮夫五鼓朝享于太廟質明乘輅赴南郊齋于
帷宫又二日而郊祀此則不拘古禮以義起之深得
古人告祭于太廟之意而又不失乎致齋之嚴也其

後有司建明或失其中仁宗天聖二年八月太常禮院言南郊合行薦告之禮望降所用日詔將來玉清昭應宫景靈宫太廟同日行禮後五年禮儀使劉筠奏曰天聖二年南郊制度皇帝自大安殿一日之内數次展禮萬乘之陟降為勞百執之駿奔不暇欲乞將來南郊禮畢别定日詣玉清昭應宫景靈宫行恭謝之禮夫劉筠之請蓋欲避一日頻併之勞也然薦告者郊前之禮也恭謝者郊後之禮也劉筠欲易郊

前薦告之禮為郊後恭謝之禮蓋亦以玉清昭應宫
景靈宫非禮之正不欲指言其事故為是婉辭以達
意也景祐五年十月侍講賈昌朝言朝廟之禮本告
以配天享侑之意合於舊典所宜奉行其景靈宫朝
謁蓋沿唐世太清宫故事有違經訓固可改革欲望
將來朝廟前未行此禮俟郊禮畢詣景靈宫謝成如
下元朝謁之儀所兾尊祖事天禮簡誠至夫賈昌朝
之説即劉筠之説也然劉筠之議婉而明不若賈昌

朝之言嚴而正

岳氏愧郯錄珂前辯南北郊妄意以禮之大者與常禮異折衷古今以俟博識及考元豐六年十月庚辰太常丞呂升卿所奏則先廟後郊當時亦嘗有議之者反覆其論可謂至當而迄不見于用則蓋有弗便乎今雖欲力行不可得也珂故因是而發其餘論焉升卿之言曰近以郊祀致齋之内不當詣景靈宮及太廟朝享遂具奏伏聞止罷景靈宮諸處朝謁而天

興殿及太廟朝享如故臣伏以郊丘之祀國之大事

有天下者莫重乎享帝臣歷考載籍不聞爲祀天致

齋乃於其間先享宗廟者也獨有唐天寶之後用田

同秀之言立老子廟號曰太清宫是歲將行郊祀以

二月辛卯先躬享焉祠用青詞饋用素饌甲午又親

享于太廟丙申乃有事于南郊終唐之世奉而行之

莫知其非雖論者以爲失禮然考其初致齋之日乃

辛卯享于太清宫至丙申殆且五日乃得雍容休息

以見上帝也今陛下致齋三日其一日於大慶殿而用其二日三行禮焉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而敢與神明交者故經曰齋三日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蓋先王之於祭祀之齋如此其謹也今陛下行禮於天興殿纔齋一日爾其之太廟與郊宫也前祀之一日皆嘗用之矣謂之一日之齋尚非全也夫用一日之齋以修大祀未見其可況非全日乎於以奉宗廟則齋之日不足於以事上帝則齋之儀

不專陛下恭嚴寅畏三歲一修大禮將以受無疆之休其為致齋者乃如此殆未稱昭事之意也今太廟歲有五大享皆如古矣又于郊祀復修徧享之禮此為何名乎論者曰宗廟之禮未嘗親行故因郊祀恭展薦獻臣曰不然唐太宗時馬周言曰陛下自踐位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唯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遂俾唐史不書皇帝入廟何以示來葉良謂此也且人主于宗廟之享自當歲時

躬修其事其不親享者蓋後世之失禮也今日必因
郊禮以行之則義尤不可矣夫因者不致尊之謂也
七世聖神儼在清廟朝廷不特講歲時親行之禮而
因以享之此非臣之所聞也臣愚以謂今郊禮宜如
故事致齋於大慶殿二日徑赴行宮其宮廟親享並
乞寢罷或車駕必欲至太廟即乞止告太祖一室以
侑神作主之意撤去樂舞以盡尊天致齋之義其天
興朝享乞更不行請如新降朝旨俟禮畢而恭謝伏

請繼今日已往別修太廟躬祀之制歲五大享秉與
親臨其一焉仍望自今歲臘享爲首於明年行春祠
之禮禴與烝嘗自次年以叙終之每遇行廟享之時
則罷景靈宫一孟朝謁之禮廟享致齋乞於内殿出
入如常儀如此則祀天享親兩得其當矣珂案先廟
後郊蘇文忠軾嘗引書武成證爲周禮而珂固疑其
即變禮以爲常矣升卿謂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
而敢與神交者考之武成厥四月丁未祀于周廟越

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雖禮之變猶必歷三日而後柴望則升郊之言豈非明據然珂謂升郊之論廟享歲五大享而臨其一乃殺禮也非備禮也行廟享之時則罷景靈宮一孟朝謁之禮廟享既與景靈宮迭用且致齋内殿出入如常儀乃常禮也非大禮也夫天地大祭也祖宗大祭也隆禮備物不可偏廢其勢必如仁宗祫享之制始合於禮之宜夫嘉祐之行祫也以代三年之郊也輅而齋冕而事門而肆眚皆

郊制也前乎元年恭謝乎大慶後乎七年大享于明堂則四年之祫適三年之中也如升卿言是以常禮享祖宗而以大禮祀天地也若每歲而入廟又三歲而出郊禮有隆而殺知其必不能也知乎此又益知乎南北郊之不可以兼舉也分郊而祭舍升卿之説則太廟原廟之享不知其存乎否也苟存也則先南郊祀之先北郊則祀之祖宗之祭二而天地之祭一祖宗三歲而徧天地六歲而徧以卑踰尊不可也苟

瘞也則原廟恭謝之制就可如升卿之說而太廟則不可以之享也享不可以殺禮也是又於何時增此一郊耶其疏其數將於此乎益無統矣

馬氏曰三歲親郊而所祭者凡三一日祀原廟二日祀太廟三日詣圜丘行禮此禮始于唐而宋因之楊氏所引劉筠賈昌朝之說則以為前二日之享廟告祭也岳氏所引呂升卿之說則以為前二日之享廟正祭也然以愚觀之以為告祭則其禮太過以為正

祭則其禮無名蓋登極立太子冊后上祖宗徽號之類皆典禮之重大而希罕者若三歲一郊則事天之常禮也今登極等告祭未嘗親行而獨于三歲郊祀則親舉告禮此所謂太過也春禴夏禘秋嘗冬烝三歲一祫五歲一禘皆歷代相承宗廟之大祭今此諸祭未嘗親行而獨于三歲郊祀之前特搬一祭此所謂無名也蓋近代以來天子親祀其禮文繁其儀衛盛其賞賚厚故必三歲始能行之而郊祀所及者天地百

神與所配之祖而已於宗廟無預故必假告祭之說就行親祀宗廟之禮焉于事則簡便矣謂之合禮則未也

蕙田案賈昌朝之言簡而該楊氏稱之甚當呂升卿之說尤為詳核岳氏餘論未見明快唯謂廟享五而臨其一乃殺禮非隆禮則所據正大而可補呂氏之闕矣馬氏之說最為透闢

宋史禮志天聖六年始築外壝周以短垣置櫺星門親郊則立表於青城表三壝

仁宗本紀天聖八年十一月戊辰祀天地于圜丘大赦賀皇太后于會慶殿十二月癸未加恩百官

澠水燕談錄國初南郊青城久占民土妨其耕稼又其中暖殿止是構木結綵至尊所御非所以備不虞天聖中魏餘慶上言乞優價給值收買民田除放租稅為瓦殿七間依奏

景祐元年冬十月乙亥作郊廟景安興安祐安之曲

景祐二年五月庚子議南郊升侑上帝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十一月乙未祀天地于圜丘大赦

禮志景祐二年郊詔以太祖太宗真宗三廟萬世不遷南郊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親祀皆侑常祀圜丘皇地祇配以太祖祈穀雩祀神州配以太宗感生帝明堂以宣祖真宗配如舊

文獻通考景祐二年十一月乙未郊三聖並侑先是上

親製郊廟樂章二十一曲財成頌體告于神明詔宰臣

呂夷簡等分造樂章參施羣祀

禮院言周官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說者以爲

祀昊天上帝亦然大次在壇壝外猶更衣幄小次在

壇側今所未行案魏武帝祠廟令降神訖下階就蕞

而立須奏樂畢似若不愆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

坐俟樂闋送神乃起耳然則武帝坐俟容須别設近

次與周官義符請設小次於皇帝版位少東每獻畢

降壇若殿就小次俟終獻徹豆復就版位其後有司
又言郊廟罇罍數皆準古而不實三酒五齊明水明
酒有司相承名爲看器郊廟天地配位唯有祠祭酒
分大中祠位二升小祠位一升止一罇酌獻一罇飲
福宜詔酒官依法制齊酒分實罍有司取明水對明
酒實於上罇禮官以爲鄭氏注周禮五齊三酒唯引
漢時酒名擬之而無制造法乃仍舊用祠祭酒一等
壇殿上下罇罍有司毋設空器並如唐制以井水代

明水明酒正配位酌獻飲福舊用酒二升者各增二升從祀神位用舊升數實諸罇罍

岳氏愧郯錄珂之仕中朝屢攝官涖祠祭每見罇彞之設五齊有其名而實無之唯將事則取具天府蓋止一色公醞耳聞之容臺吏罇冪之下率多空唯一罇僅實杯勺以共祭他日又攝光祿丞得先祭贊閲視酒饌又攝太官令躬酌酒實爵得窺其中蓋皆如言則其初點饌之際執事者徒再倡酒齊之目而已

於以驗其名殊而實一也嘗讀周禮正義頗疑醞法
不明古制難復考之通鑑長編元豐六年十月甲申
光禄卿呂嘉問言光禄掌酒醴祠祭罇罍相承用法
酒庫三色法酒以代周禮所謂五齊三酒恐不足以
上稱陛下崇祀之意近於法酒庫内酒坊以醖酒法
式考之禮經五齊三酒今醅酒其齊冬以二十五日
春秋十五日夏十日撥醅甕而浮蟻涌於面今謂之
撥醅豈其所謂泛齊耶接取撥醅其下齊汁與滓相

將今謂之醅芽豈其所謂醴齊耶既取醅芽置篘其中其齊蔥白色入焉今謂之帶醅酒豈其所謂盎齊耶冬一月春秋二十日夏十日醅色變而微赤豈其所謂緹齊耶冬三十五日春秋二十五日夏十五日外撥開醅面觀之上清下沈豈其所謂沈齊耶今朝廷因事而醖造者蓋事酒也今踰歲成熟蒸醖者蓋昔酒也同天節上壽照所供臘醅酒者皆冬醅夏成蓋清酒也此皆酒非所謂齊也是知齊者因自然之

齊故稱名酒者成就而人功為多故享神以齊養人以酒竊恐典禮如此又司罇彝曰醖齊縮酌盎齊涗酌依經傳則泛齊醴齊以事酒和之用茅縮酌其盎齊醍齊沈齊則以清酒和之不用茅縮酌如此則所用五齊不多而供具亦甚易葢醖酒料次不一此五種者成而皆自然伏望聖斷以今之所造酒與典禮相詳審或不至差謬乞自今年郊廟共奉上批嘉問論證似有理趣今宗廟所實罇彝酒齊未備就且如

其説用之於理無害然則當時葢嘗施用而又前乎
慶歴後乎大觀皆經講明具珂後記彌文禯容交舉
並修要必不廢特建炎南渡之後有司失其職耳非
故事也祖宗崇祀存古之意最爲嚴重是説其有稽
焉又曰慶歴元年十月十五日同判太常寺呂公綽
言案開元禮崇祀録昊天上帝皇地祇六罇太罇爲
上實以汎齊著罇次之實以醴齊犧罇次之實以醍
齊壺罇次之實以沈齊山罍爲下實以三酒配帝著

罇為上實以汎齊犧罇次之實以醴齊象罇次之實以盎齊山罍為下實以清酒皆加明水明酒實於上罇五方北極天皇大帝神州地祇大明夜明太罇實以汎齊五星十二辰河漢象罇實以醍齊中官壺罇五方山林川澤蜃罇並實以沈齊外官概罇五方丘陵墳衍原隰散罇並實以清酒衆星散罇實以旨酒皆用明酒各實於上罇宗廟每室設斝彞黄彞著罇之上罇皆實以明水黄彞實鬱鬯著罇實以醴齊又

司烜氏以鑑取明水於月鄭康成云鑑類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臣謹以古制考五齊三酒即非難得之物將來郊廟祭享宜詔酒官依法制齊酒分實罇罍仍命有司取明水對明酒實於上罇或陰鑒方諸之類未能猝辦請如唐制以井水代之下博士議而奏曰比郊廟祠祀壇殿上下所設罇罍唯酌獻飲福二罇實以祠祭酒餘皆徒設器而不實以五齊三酒明水明酒誠於禮為缺然

五齊三酒鄭康成注周禮唯引漢時酒名擬之而無
制造之法今欲仍舊用祠祭酒一等其壇殿上下罇
罍有司不得更設空器其明水明酒並以井水代之
其正配逐位酌獻飲福舊用酒二升者各增二升從
祀神位並用舊升數實諸罍罇配以明水明酒從之
既曰從其請則自慶歷以来雖欲用之而不能詳其
法矣此元豐吕嘉問之請所以有為而發也還考元
豐元年七月二日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古之祭

祀以五齊薦諸神以三酒酌諸臣其用不同今罇雖具均以法酒實之而無清濁厚薄之異是名物徒存而亡其實也再詳五齊鄭氏以為醴味與酒味異其餘四齊味皆似酒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恭不尚味而貴多品也若三酒則人所飲也事酒為有事而新作者即今卒造之酒昔酒久醖乃熟故名以昔二者色皆白清酒久於昔酒故色清而味厚欲令法酒庫内酒坊以見造到逐色酒實之從之則三酒當時尚未

備五齊固可從而知不知公弼之奏已後復曾講明否禮文之所言乃在嘉問奏論五年之先則遐想中間酒齊醞法之不講亦云久矣珂前記空罇似出有司之吝考之宣和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尚書省言潭州奏春秋上下釋奠并祭社稷風雨師等合用罇齊酒醴政和中儀曹曹洪考三禮圖罇受五斗之制遂每罇用其數以一歲計之至用酒六百六十八石委是虛費今在京釋奠正配位每罇設酒二升從祀每

位五合乞下諸路州軍依此從之則在承平時罇已不盈矣慶歷公弼之言有司相承名爲看器則雖盡空其罇固無怪云宣和之有司猶有取於節令祠祭迺不然罇固皆有酒可實特先期緘缾缶以均奉祠者臺皁無遺焉是上不以費靳而下迺以私取不可之大者也

蕙田案岳氏論酒醴甚確勝于康成多矣

宋史樂志景祐親郊三聖並侑二首

奠幣廣安　于齡啟運二后在天嘉壇並侑億萬斯
年
酌獻彰安　皇基締構帝祚靈長躬薦鬱鬯子孫保
昌
常祀二首
太祖配位奠幣定安　翕受駿命震疊羣方侑祀上
帝德厚流光
酌獻英安　誕受靈符肇基丕業配享潔尊永隆萬

業

仁宗本紀寶元元年九月戊申詔應祀事已受誓戒而失虔恭者毋以赦原十一月戊申朝享景靈宮己酉享太廟及奉慈廟庚戌祀天地於圜丘大赦

寶元二年秋七月丁巳詔宗室遇南郊及乾元節恩許官一子餘五歲授官

慶歷元年十一月甲子朝享景靈宮乙丑享太廟奉慈廟丙寅祀天地於圜丘大赦改元十二月丙子加恩百

官

禮志慶歷元年判太常寺呂公綽言歷代郊祀配位無側向真宗示輔臣封禪圖曰甞見郊祀昊天上帝不以正坐盖皇地祇次之今修登封上帝宜當子位太祖太宗配位宜北郊祀而斜置之其後有司不諭先帝以告成報功酌宜從變之意每郊儀範既引祥符側置之文又載西向北上之禮臨時擇一未甞考定乃詔南郊祖宗之配並以東方西向為定

呂公綽傳判太常寺兼提舉修祭器公綽以郊廟祭器未完制度多違禮請悉更造又以歲大中小祠凡六十一禘祫二祼獻興俯玉帛尊彝菁茆醯醢鍾石歌奏集爲郊祀總儀上之言古者天地宗廟日月五方百神之祀咸有尊罍五齊三酒分實其中加明水明酒以達陰陽之氣今有司徒設尊罍而酌用一尊非禮神之意宜案周禮實齊酒取火於日取水於月因天地之潔氣又言祖宗配郊當正位今側鄉之非

所以示尊嚴也

禮志慶歴三年禮官余靖言祈穀祀感生帝同日其禮當異不可皆用四圭有邸色尚赤乃定祈穀明堂蒼璧尺二寸感生帝四圭有邸朝日日圭夕月月圭皆五寸從祀神州無玉報社稷兩圭有邸祈不用玉

仁宗本紀慶歴四年春正月辛卯太常禮儀院上新修禮書及慶歴祀儀十一月壬午冬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　七年十一月戊戌冬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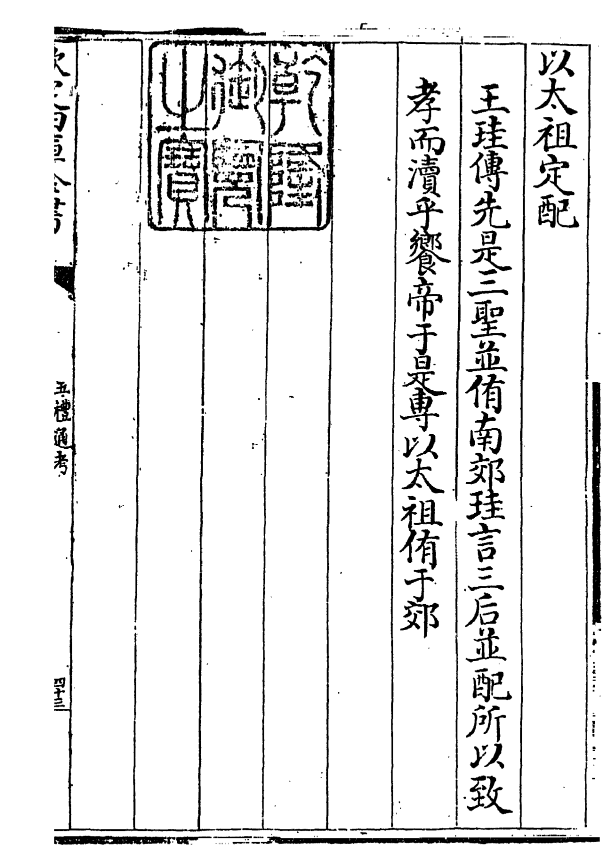
皇祐五年八月壬戌詔南郊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十一月己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

王洙傳皇祐五年有事于南郊歡上用新樂既而議者多非之卒不復用

胡宿傳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郊以二帝並配明年大旱宿言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

嘉祐七年春正月乙亥詔南郊以太祖配爲定制

禮志嘉祐六年諫官楊畋論水災繇郊廟未順禮院亦言對越天地神無二主唐始用三祖同配後遂罷之皇祐初三聖並侑後復迭配未幾復並侑以爲定制雖出孝思然頗違經典當時有司失於講求下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尊尊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非所以寧神也請如禮官議七年正月詔南郊



以太祖定配

王珪傳先是三聖並侑南郊珪言三后並配所以致

孝而瀆乎饗帝于是專以太祖侑于郊

五禮通考卷十二